

豫

章

叢

書

第六六册

一

二

三

四

五

胡子衡齊卷八

泰和 胡直 正甫 撰

申言上

有難於弟子者曰子之先生以菱芡稻麥雞犬決理
之不在物也輒曰理自人理自人斯疎矣且天下之
物眾矣物若無理則子午針曷爲不東西指也嶼谷
之竹曷爲能制律子谷之黍曷爲能起龠也陽燧曷
爲致火方諸曷爲召水磁石曷爲連鐵琥珀曷爲引
芥葵何以嚮日珠何以應月橘柚曷不度江芍藥曷
不踰嶺此皆無知之物也寧不有定理乎星辰未必

其有知也乃若龍角見而雨畢天根出而水涸帝車
正而四時調三能著而上下和景星見于中道則泰
運昌旄頭盛于街北則胡狄熾亦不有定理乎鳥獸
之斃也無知乃亦有貴賤之異龍以骨貴龜以殼貴
犀以角貴麝以臍貴象以牙玳瑁以甲猩猩以血鸞
以膠故皆可庸亦可器其次若蟾酥之合玉翠羽之
屑金鳥糞之塵石犬膽之榮樹龜溺之漬木蟹黃之
解漆鰻骨之消蚊巨勝之延年威喜之辟兵又不有
定理乎然則謂物無理未可也曰子之擬也詳矣子
豈不知氣類之有相感者寧獨此物哉雖然太陽無

不照矣而蜀犬曷爲其吠日也太陰無不貫而嶺犬
曷爲其吠雪也水至清冷而有溫谷之湯泉火至炎
冽而有蕭丘之寒焰重類宜沉而南海有浮石之山
輕物宜浮而牂牁有沉羽之流古人有云不可以一
槩斷之然則理奚在哉夫品而題之區而用之制自
人心臚然有條是乃所謂理也而不在物也曰然則
理氣二乎曰盈天地間氣也疇非吾心之理之爲絃
也先儒曰性卽理子必以氣類之感者爲理則謂性
在子午針與陽燧方諸可乎難者無以應異時以告
先生曰誠如難者之求理也我則不暇

難者曰漢儒有言子順父臣順君妻順夫何法法地
順天也男不離父母何法法火不離木也女離父母
何法法水流去金也娶妻親迎何法法日入陽下陰
也長幼何法法四時有孟仲季也朋友何法法水合
流相承也其他言君臣父子兄弟善善惡惡皆有法
其法皆不出乎陰陽四時五行之數魏徐氏曰太昊
觀天地而畫卦燧人察時令而鑽火帝軒聞鳳鳴而
調律倉頡視鳥跡而作書斯大聖之學乎神明而發
乎物類也後之言本天而窮物理者豈不出此而子
之先生胡非之也曰由漢儒言則無人性矣先儒之

本天亦豈至如漢儒之謬哉雖然先儒與漢儒不信
人心而信氣與物者則其弊一而已夫二五之氣鼓
行乎萬物者天命宰之也天命具于人心曰性惟人
性爲萬物之靈故二五者得天命之散殊氣用者也
人心性靈得天命之主宰神用者也聖人先得人心
性靈之全故能理變二五和調四時綱紐造化贊佐
民物蓋天地之賴于人心多矣今儒者于萬物則曰
此出于天而爲理故卽物窮理以求天也於人心則
曰此出于人而易私故一涉人心輒譙訶仇敵之不
遑嗟夫吾姑不言天地之賴于人心也吾獨莫知本

天者之能外人心否也吾恐先儒外心以本天其不爲漢儒之繆亦無幾矣雖然吾聞莊列之言天曰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纏索馬不以羈馬箠不以局鏞魚不以網罟鳥不以畢弋治天下不以斗斛權衡與符璽推先儒之本天反若陰與于莊列之言多矣然則聖人之理變和調咸當爲私而易所謂裁成輔相云者不將爲誣歟此先儒與漢儒所爲均非也曰魏徐氏之言何如曰古之聖人先得人心性靈之全以故仰觀俯察近取遠取觀鳥獸類萬物將以開物

成務制器尙象以成理燮和調之功裁成輔相之道
蓋其先有本也非曰以是窮至物理爲學者事也而
徐氏未諳也異時以告先生曰然

難者曰子之先生以爲人心通天地萬物惟不痺爲
仁然則禪者之逃倫棄物是亦非痺歟曰禪者之顛
顛焉出死生爲事也夫安得非痺曰禪者亦自謂明
心矣曷爲其至于痺曰禪之言曰山河大地皆妙明
心中物彼豈不知心之通天地萬物哉彼知心之通
天地萬物而不肯盡心于天地萬物者則其出死生
之爲痺也是學之偏也非心之本然也夫心一也以

蓋則爲儒以不盡則爲禪猶人之手一也以拱則爲禮以擊則爲暴足一也以蹈則爲善以踰則爲非豈有二手足哉甲兵亦一也以在湯武則爲仁以在桀跖則爲虐亦豈有二甲兵哉而世儒必謂本心者之爲禪則是天之生人心豫厝之毒而爲禪也其生萬物豫貯之理以業儒也其果然乎難者憬然曰天之生人心夫寧有豫厝而爲禪耶甚哉不盡心之爲痺也明矣

難者曰禪者之言出死生也出則曷之曰先生嘗詔之矣卽莊子所謂有且宅而無情死與天地精神往

來而不毀者是也此非獨莊子老子曰死而不亡曰
壽非獨老子吾聖門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
歸者豈歸其形軀哉夫曾子戰兢常如臨深履薄豈
常憂形體之不全哉其曰吾知免夫亦豈免於形體
者哉且夫盜跖胥靡至老而斃獲保首領全其形體
滔滔皆是也固知曾子憂不在是矣曾子之憂憂性
不全爾性不全則不得爲仁孝不仁不足以饗帝不
孝不足以饗親故曾子將死自幸其全而以曉門弟
子雖然豈獨曉門弟子哉曾子不又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以姑息者憂在形也

以德憂在性也曾子之辨形性也審矣豈肯自居姑
息而徒爲懷刑者倫哉曰曾子曷爲令門人敢手足
哉曰病者令人起動其手足以便興居此非異事豈
欲門人爲是而驗其手足哉且曾子手足之全門人
豈不習知門人習知之而曾子復欲其啟驗之則相
率爲僞矣況古之全歸非必以形體爲也如以形體
已矣則比干之剖心萇弘之流血顏魯國文信國之
徒皆不得爲全歸孔孟所謂成仁取義將反爲不仁
不孝者也豈聖門之教哉是故君子天壽不貳全性
立命上也身體髮膚不敢毀傷則其次耳曰若是則

聖門亦以出死生爲事乎曰聖門盡性以至於命則不假於逃倫棄物而死生弗滯矣聖門豈顛顛爲死生哉夫二氏顛顛爲死生故其學爲偏其流爲無父無君雖然非心罪也

難者曰子之先生齟齬焉以覺爲性鯁鯁焉引物連類而強證之獨未考朱子答廖德明之書乎書曰賢者之見不能無失正坐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耳夫性者理而已矣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之在我然其理則非有我之得私也又曰性只是理不可以聚散言其聚而生散而死者氣而已矣所謂精神魂魄

有知有覺者皆氣之所爲也觀此則性屬理知覺屬氣其不可混也明矣今必以覺爲性亦終認氣爲理耳雖千萬辨奚益曰子之語理所謂舉三隅不能一反者也今吾也不復有言請借子之言爲詢可乎夫先儒曰性者理而已矣此雖孔子不能易也然所謂性果能外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智之是非乎曰未能外也曰仁之惻隱義之羞惡禮之辭讓吾姑不言吾請詢智之是非果又外於覺乎曰未能外也曰智之是非未能外覺則仁義禮豈又二物哉今夫人其耳目口鼻異官而要之皆一形也其父子兄

弟異倫要之皆一身也其仁義禮智異發而要之皆一覺也子知仁義禮智之出于覺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覺性非理可乎若惟以覺爲氣則五常四端皆當爲氣而不當爲理矣其又可乎且先儒曰乾坤變化萬物受命雖所稟在我然其理非有我之得私夫旣曰稟之在我則乾坤之理已在我矣亦豈能外我之覺乎未能外我之覺則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性者未爲非也亦未爲私也而謂覺非性可乎謂我之覺性屬于氣不屬于理可乎且夫不以我爲主則必以物爲主不以覺爲性則必以不覺爲性苟以物爲

主也則物如木石皆可爲主乎吾未聞人靈萬物而反不如物也苟以不覺爲性則不覺如木石可謂有性乎吾未聞人性至善而一無所覺也孔子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又曰父子之道天性記曰毀不滅性是皆以無覺者爲性乎抑亦以有覺者爲性乎卽如先儒之與德明辯自謂有理矣不知是理也其果無覺者爲之乎抑亦有覺者爲之乎先儒何其與易書孔孟異也又何由之而不自知也不然則先儒所謂性者理而已矣必別有一性別有一理出身心之外非五常四端非至善存存之謂矣其又可乎蓋嘗觀

之盈天地間升降闔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帝天爲之宰焉者是命也卽理也故詩稱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是也人生天地間呼吸作止凡有聚有散者疇非氣也而孰宰之則心覺爲之宰焉者是性也卽理也故書稱維皇上帝降衷下民若有恒性者是也然則乾坤變化亦豈能獨私其理而不以畀諸夫人也哉故理之在人也宰之一心而達之天下不期而準主之一時而施之千萬世不約而協是我之知覺本通于人之知覺本通于天下後世之知覺本非有我之所得私所謂以我爲主以覺爲

性者本未爲非亦未爲私也孟氏所謂不知足而爲
屢我知其不爲簞蓋謂此耳如曰求理於物以爲無
私吾見其憧憧焉憂憂焉不任其安排布置不任其
有我之私未見有得其理者也至如德明異時以書
論學乃遽加以咆哮而拒之其能不爲有我之私難
矣哉此由不以覺爲性故失而不自覺耳曰然則人
心之覺生而聚死而散者謂非氣也可乎曰曩先生
於鬼神篇已詔之矣今夫人心之覺不以生存不以
死亡是故文王於昭于天孔子至今猶存此未可爲
世儒言也

難者曰甚哉二氏之不可不排也今之學者大要溺
死生驚簡徑故雖逃倫棄物之教咸爭趨之苟不遏
其流則率天下而皆去君父矣今子之先生非不知
之反若陰爲之地者何哉曰排二氏非不肆然貴知
所以排知所排者吾旣得其全而以攻彼之偏則雖
有好偏者其趨全也若歸矣不知所排者吾方守其
偏而以攻彼之偏則雖有慕全者其侈偏也若驅矣
吾見今之排二氏者將授之魁柄而驅之矣又惡能
遏其流乎不聞之昔者唐韓愈任道排佛旣自比孟
軻矣已而見大顛以理自勝則瞿而服見三平諭以

智人則僂而聽是排二氏者其言也而趨二氏者其實也此何以然哉則繇其以偏攻偏終折而入于禪也蓋不知所排者也宋富鄭國趙清獻劉忠定陳忠肅呂侍講楊大年張無垢及蘇氏兄弟文信國皆天下之英偉絕出人也皆莫不從禪以樹于世其間若富趙劉陳文信國忠孝貫日月死生如旦夜彼豈死生能劫之哉韓楊張蘇咸稱博物君子亦豈空疎自便於簡徑哉此其故又何也嗟乎此固諸君子之過抑亦儒者之驅之也自孟軻沒學浸忘本若左丘明以下咸以遵聞見謹器數爲事至有窮年莫究累世

莫殫之弊太史公已譏之曰博而寡要勞而無功漢
文帝賢君也蕭曹汲黯賢臣也當時鏡其弊已棄而
從老老之後禪說盛行周程二大賢生于最後雖能
辨別幾微昭揭吾儒之本要而二氏之焰熾已久矣
周程旣沒物理學行其意欲以勝禪亦非不韙也然
而聞見器數之故塹若有加焉此諸君子者咸亦洞
鏡其弊豈肯復從人臨海算澌登嶽辨葉而不知反
顧哉惜哉諸君子鏡其弊矣又莫能自反其家室則
左轡禪氏以爲歸宿路也亦勢使然耳方其在諸君
子則如坐炎燭而急就夫清冷在諸儒者則如倒持

太阿授二氏其魁柄也然則諸君子之從二氏寧非
儒者之驅之哉爲儒者不自知其偏且遠也而獨曰
吾能排二氏攻異端則烏能得其反顧哉今之日誠
有真儒者出遡求孔孟之真指陳知本之學辨別幾
微以廓聖塗而世儒猶復執言物理摭拾近似增壁
加壘鷺相拒敵旣自棄其家室又復攻人之趨室者
反曰是陰爲二氏地吾不知精一一貫之旨何日而
明彼算漸辨葉坐違其家室者何時而返也哉後之
阻此而趨彼者愈無日矣李觀有言無思無爲之義
晦而心法勝積善積惡之誠泯而因緣作噫嘻諒哉

是疇之愆歟是疇之愆歟

難者曰昔者孔門誨人不一其說如問仁一也而荅
屢異其它荅問孝問君子語皆異四教則有文行忠
信之異至于孟子則有五教今子之語若畫一焉是
不失之徑乎徑固禪者流矣胡子曰不然昔者唐虞
三代上無異教下無異學道德本一風俗本同故不
必畫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孔孟之世去古未遼故
其爲教亦不必畫一其語而趨者無不一何則知本
故也然自今觀之唐虞三代具于書者可考雖千萬
其語而其歸爲敬與中則一而已孔孟之教其于論

語與七篇者可考雖千萬其語而其歸為仁與義則一而已然則古人何嘗不畫一為教哉至如孔門教為仁曰勿非禮視聽言動曰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曰訥言曰恭忠敬要皆不外存心然則孔門又何嘗不畫一為教哉子以四教此自記者各以所見言之如文行猶可析忠信則不可析孔子屢言忠信未嘗析蓋未有忠而不信信而不忠者也四教之說疑亦非孔子本旨矣至若孟氏教宋勾踐遊說之徒咸不出仁義其它可知此則自孔孟已不欲有異教況在後世處士橫議百家雜出詁訓繁興不一其門大要聘

于射覆之見肆爲專門之說磔裂樹割轉相攻刺至
有膏盲痼疾之非風角讖緯之流吾嘗辟之臨海算
漸登嶽辨葉天下唯識其漸與葉益以利祿蒙之而
帝王孔孟知本之學蕩然不知所底至宋道州夫子
始揭其要曰誠曰無欲大程夫子復示其宗曰識仁
曰天理其它雖千萬其語要不外是然則此二夫子
豈皆好徑而趨禪也哉嗟哉自帝王孔孟與二夫子
的的乎訓若畫一而世猶異之乃今則尤有異焉算
漸者反若執一漸以譏全海辨葉者反若珍一葉以
攻全嶽有語源與根者鮮不揮戈逐之天下學士高

者欲歸其室又畏其戈戟則寧野處而不還其它則如甘海錯者寧便其地產而竟忘其肉食買珠貝者寧愛其積美而竟棄其珠貝蓋亦壞爛極矣而言者又操不一之說以滋多岐之毒是將疲斯世斯人而割之其亦不仁甚矣是故畫一非得已也子終有疑則從算漸辨葉可也

申言下

或者曰載觀近儒嘗搜考楞伽金剛傳燈反覆辨證著書萬言深排釋氏以爲心性不可離而亦不可混性者出于天命而有定理心則不過知覺妙用而已

佛氏有見于心無見于性認知覺而違定理故終有
逃倫棄物之失又曰佛氏所謂性者覺吾儒所謂性
者理良由不知性爲至精之理而以所謂神者當之
故其應用無方不失圓通之妙而高下無所準輕重
無所權卒歸于冥行妄作今之儒可無省哉曰近儒
非獨以詆釋氏實以詆今之儒者之言覺也其辨爲
甚審而語亦甚確矣以愚觀之近儒固矣吾不知近
儒所指天命之性果在人心乎抑在心外乎若性在
心外則天下古今無心外之性而孟子亦不當有仁
義禮智根心非由外鑠之訓若在心內則非惟釋氏

不當違性以求心而吾儒亦不當違心以求性也且夫心性不可混則謂如火之明如水之清可也謂當外火以求明外水以求清則大不可也其曰定理非覺疇定之乎至精之理非覺疇精之乎高下之準輕重之權非此覺爲之天權天度天星天才其疇爲之乎近儒必欲外覺以求理則亦所謂外火求明外水求清非特不可亦必不能也乃猶以覺理分心性以心性分佛儒吾恐心與性儒與佛皆不得其服矣故曰固也夫覺卽理也然至于無準與權者則所謂感物而動失其本知本覺者也知其本知本覺而本知

本覺之體固未亡也故精者此精也準與權者此爲之也若夫釋氏主于逃倫棄物者曩吾析之明矣要其學止于明心而未逮盡心止于見性而未逮盡性是有覺而未能履之爲德行者也非心覺之專爲釋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夫以有覺德行責釋氏則釋氏詘矣

有海濱李君讀近儒書悱然若有得于儒釋心性之辨因友人見質胡子而氣銳然胡子曰吾言滋贖矣友人曰子海濱士當知海水之鹹若能外海水以求鹹則亦能外心言性矣君默然去三日則來見曰吾

觀近儒之辨儒釋誠過也既曰釋氏所謂性者覺吾
儒所謂性者理乃又曰理經而覺緯則是以儒爲經
以釋爲緯未可通也且天之生人豈使之心爲釋而
性爲儒乎必不然矣胡子謂弟子曰李君寤速矣
李君曰近儒則云理果何物也哉通天地亘古今無
非一氣而已而一動一靜一往一來一闢一闢一升
一降循環無已爲四時之溫涼寒暑爲萬物之生長
收藏爲人事之成敗得失爲斯民之日用彝倫千條
萬緒紛紜鞳鞳而卒不可亂有莫知其然而然是乃
所謂理也又曰日月之食彗孛之變未有不旋復其

常者茲非天理而何若是則近儒皆以氣言理耳乃
又以此言性是果以性在心外矣果當求性于天地
萬物之散殊而所謂仁義禮智所謂惻隱羞惡辭讓
是非不忍人之心皆一不相涉矣其可通乎乃若易
繫所謂繼善書所謂降衷記所謂生而靜皆當求之
天地萬物之動靜往來闔闢升降之間吾終不知其
何所着也其可通乎或曰此以推本其性之所自來
者曰以是爲推本猶告人子之爲孝者而推本其父
母婚媾之始往來之儀則亦何與哉盍亦告以良知
良能之不可解者是乃孝也性也亦理也而推者遠

矣胡子謂弟子曰吾見今之學者莫如李君達理

李君曰近儒自謂理氣無縫隙矣然其言天地萬物之聚卽聚之理其散卽散之理是旣以氣之聚散爲理之有無也可謂無縫隙乎向所謂定理者果安在乎且於人性之善亦安所與哉至是則理與性又各爲縫隙不相顧也曰然

曰近儒曰理只是氣之理當于氣之轉折處觀之往而來來而往乃轉折處也若是則兩頭皆無理唯在中轉處乃有理如春夏固無理唯春夏之交始有理秋冬固無理唯秋冬之交始有理然則性亦當于二

時求之可乎曰噫吁何以辨爲

曰近儒自謂於朱子小有未合蓋朱子云理與氣決
是二物氣強理弱理管攝氣不得近儒又自謂於程
朱語累年不能歸一及以理氣二字參互體認亦竟
不能歸一一且於理一分殊有悟於是始渙然自信
至語理一分殊則曰人物受氣之初其理惟一成形
之後其分則殊良以爲得矣吾不知受氣與成形相
去幾何而理一分殊乃爾頓異其果然乎又曰若有
恆性理之一也克綏厥猷則分之殊成之者性理之
一也仁知百姓則分之殊天命之性理之一也率性

之道則分之殊觀此則凡以屬天地者均爲理一而無分殊屬夫人者均爲分殊而無理一恐未可也且仁者智者百姓日用不知者謂爲分殊則是楊子之義墨子之仁百姓由之而不知道者皆當爲分定不可移易而人無責焉耳矣恐未可也夫近儒謂先儒爲未歸一吾恐楚固失之而齊亦未爲得也曰然曰朱子曰思慮未起知覺不昧近儒易之曰所覺不昧不知思慮之未起也而覺者奚其所曰思未起而覺存覺卽理焉而覺無迎也感旣通而理行理卽覺焉而理無將也無迎無將曷求其所弟子悟曰思未

起而覺不昧卽所謂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者是也又
奚其所曰然

曰近儒所引程伯子之言曰天地間有亭亭當當直
上直下之正理此正理孰存乎曰嘗試觀之井有人
焉掬自井上則爲正理其從之也則非正理是正理
在井乎在人心乎昔者司馬公兒時嘗舉石擊甕以
掬溺子是正理在石乎在甕乎又嘗考物而爲之乎
抑亦在司馬之心乎皆可辨矣稽伯子本言中者天
下之大本繼曰天地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
出則不是以是知伯子所謂中所謂大本所謂正理

固不在物也曰然

曰夫人靈萬物心天地出於書與記近儒豈不諳哉
而其譏楊氏之已易也曰人以藐然七尺之軀乃欲
私天地爲己物多見其不知量信斯語也則書與記
之言妄矣其然乎曰靈萬物心天地者固不在七尺
軀而以宰七尺軀者卽以宰天地萬物者也且夫以
物觀之則天地大以道觀之則天地亦道中一物耳
夫率性謂道修道則中和位育不在身外然則七尺
軀則又不藐矣嗟乎是未易語也曰楊氏之學何如
曰楊氏吾不深知而已易難廢也

曰近儒曰未發之中非惟人人有之乃至物物有之夫謂未發之中物物有之則發而中節之和亦當有之矣是犬與牛皆與人性無異皆當責之以中和位育之功也其可通乎近儒又謂天命之性不獨鳶魚有之花竹亦有之又云在人心者與在鳥獸草木金石者無異夫然則鳶魚花竹草木金石皆當責以中和位育之功不獨人當窮物之理而物亦當窮人之理也其可通乎且夫中庸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本以人言未嘗及物也下文修道及君子戒懼致中和皆責在斯人亦未嘗屬物也而先儒乃強以人物並

訓之亦誤矣大抵先儒欲證成在物爲理一語以便格物窮理之說乃遂謂物物皆有未發之中則是堯舜所爲精一而執之者今則物物皆有之是物物皆堯舜矣其可通乎雖然此無足多辨也乃若人物之性其偏全邪正以逮有無子猶未悉也則當爲子竟之昔者告子問生之謂性是以知覺爲性明矣孟子未嘗非之惟欲告子辨犬牛之性不可同於人以人得其全而正焉故也亦猶羽雪之白不可同於玉以玉得其堅而貞焉故也書與記所謂靈萬物心天地孔子所謂人爲貴不以是與然則鳥獸雖有知覺亦

不可以擬人而况草木金石乎且天之生人與鳥獸也其知覺之性則一而已至其氣質輕重清濁相爲低昂而偏全異矣全則成正偏則成邪而邪正出矣何以言之蓋氣質輕清近天者爲陽重濁者近地爲陰故其最輕清得陽多者爲上知上知全性無蔽者也輕清重濁陰陽互勝者爲中材中材者性因氣質爲通蔽而可上下者也最重濁陰多者爲下愚下愚多蔽而鮮通者也自下愚而下愈重濁陰愈多漸易其形者爲夷狄夷狄中之良者不以其例愈重濁陰愈多大易其形者爲禽獸禽獸中之良者不以其例

夷狄禽獸非其良者唯有蔽而已矣是則性一也而
以氣質之低昂爲偏全爲邪正于是有人與禽獸之
分故謂人性異禽獸者固非而曰同禽獸者不尤爲
非哉若夫草不金石則惟有氣質相勝而已蓋旣無
君臣父子亦無飲食男女其于親義序別信罔所著
也乃謂其有性謂其有未發之中可乎又必謂其與
人心無二則舛而近于誣矣推其意惟欲以證成在
物爲理之一語而不自知其墮此耳然則物理之說
愈不可通矣

曰近儒又以天性爲本體明覺爲妙用且曰天性正

于受生之始明覺發于既生之後若是則受生之天性其稟也爲無用之體既生之明覺其發也爲無體之用受生與既生截然兩人也本體與妙用判然二物也其可通乎且天性者近儒所謂理也是理既正于受生之始矣乃復欲求理于物又欲求理于氣之轉折處其不爲增懸癭而重駢拇乎苟謂此明覺者不出天命之性則此明覺胡爲乎來哉又胡爲其若是妙用哉天亦胡爲生人以明覺而徒爲無體之用哉若是則凡人之既生皆止爲無體之用而已其可通乎乃不知覺一也未發則爲體發而中節則爲用

性之德也合外內之道二則非也曰然

曰近儒曰今以良知爲天理卽不知天地萬物有此
良知否乎又曰求其良知而不得安得不置之度外
耶此近儒之憂憂夫天地萬物無良知而人之獨有
良知者必置之度外也曰近儒左矣夫使天地萬物
無良知而人亦無良知焉則亦孰知天地萬物之爲
度內與度外也今如草木金石之無知則天地萬物
自不相涉矣惟人獨有良知則固所以通天地萬物
而理之者也良知之通天地萬物而理之是乃所謂
天然條理者也苟謂良知而反外天地萬物是必如

草木金石未始有良知者也曰近儒謂人物爲度內者蓋推本其同得天地之理爲性同得天地之氣爲形焉故也又焉假夫良知曰此推本之說未爲非也乃不知其所爲推本者曾無良知則孰使然哉且夫孩提知愛知敬見入井而怵惕見穀棘而不忍當其時非惟不知推本而亦不遑爲推本也則又孰使然哉嗟夫使人無良知鮮不以耳視目聽鮮不以鼻食哉且將朔越其肝膽秦齊其骨肉子不以父父臣不以君君者蓋比比矣則以何者爲天地萬物度內哉子獨不知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則以良知弗痺

故也非假推本而後能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明矣
曰近儒又言今以良知爲天理則是理全屬安排無
復本然之則矣此近儒之憂憂夫良知之涉于安排
也曰近儒又左矣夫良知者乃吾人之天權天度天
星天寸者也吾致其良知以應物是猶平衡定準以
稱量天下之物者也夫是以順乎本然之則而不涉
于安排者也今若舍吾天權天度天星天寸而惟以
窮索臆度懸定物理之輕重長短是未嘗平衡而欲
以稱物未嘗定準而欲以量物則非獨涉于安排且
以顛越其輕重長短者多矣又烏覩所謂本然之則

哉且終不知其所爲窮索臆度者則亦良知之末光者爲之而衡準則未見其平與定也蓋亦反其本哉雖然世儒之良知固自在也使世儒而先從事於平衡定準焉然後知天權天度天星天寸無事于窮索臆度爲也然則謂良知爲天理益明矣

曰近儒語良知謂良者不過自然而已自然果可以訓良乎曰說文有之良善也賢也長也故書稱元良孟子曰良心曰良知良能皆善義也善固無不自然而以自然訓良者非本義矣近儒又以知爲虛字知果皆虛乎曰一字而數義者多也一字而虛實不倫

者亦多也如親仁字本實義也然而曰親民仁民則
虛用之言行字本虛義也然而曰善言善行則實用
之又若明明德一語上明則爲虛字下明則爲實字
良知卽明德也抑何疑于虛哉甚哉世儒泥文執義
之自爲蔽也雖然君子明其大者而小蔽無多辨也
或曰世儒必以無知覺者爲性然古今未有無知覺
之性吾請折中曰知覺之中正者爲性可也世儒必
以事物之有名義者爲理然名義亦人心之知覺者
爲之也吾請折中曰名義之中正者爲理可也弟子
以告先生曰知覺之中正者性善是已名義之中正

者乃所謂善也今必曰名義生于物不生于人心又曰吾憂其近禪而畏虛而以物理別之是天蔽無瘳者也亦復何辨

曰自三代後不幸有釋氏故有是紛紛今也則何以祛焉曰昔者歐陽修曰修其本以勝之良然哉良然哉然修又曰性非所先則亦倒執其柄而與之矣又烏能勝夫善治病者當究其原彼釋氏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者是病原也欲明心見性以出離生死乃至迷倫棄物而爲之者則病症也何以辨之昔有得寶鏡者二其一磨礱使明而懸照乎物曰吾將盡

鏡之性而無愛吝也其一磨礪使明而襲藏諸篋曰
吾將令其長明而無復翳也夫鏡非異也磨礪非相
遠也然一則懸照而盡鏡之性一則襲藏而令其長
明則公與私之分也猶之心性非異也存心養性明
心見性亦非相遠也然一則以是盡己與天地萬物
之性一則以是而出離一己之生死則亦公與私之
分也雖然聖人既公矣既能盡天地萬物之性矣乃
未嘗以天地萬物撓己則亦未嘗不出離生死者也
且夫文王不顯之德中庸擬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大雅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則固有存存不亡

亡者在死生烏得而固之又如孔子無意必固我而
從心不踰矩則謂孔子之心終與形俱化焉吾不信
也若是則釋氏所憂爲死生大事者吾聖人無憂也
爲吾聖人之學又何必逃倫棄物以爲出離計哉雖
然吾聖人惟其公也故獨得其全焉又何辨之今夫
一日之間方在詰朝冠櫛未施文理未著冲冲融融
若游于天地之初行乎萬物之始此一時也則黃老
家類之及其嚮晦弛衣卸冠宴寢以息泯泯默默若
處溟滓內不知有已外不知有天地萬物此一時也
則釋迦家類之夫惟至晝日焉冠紳禮樂交際揖讓

斤斤郁郁其應天地萬物較若星辰之燦川原之辨
此一時也則吾儒家者類之嘗試較之自其偏一時
而言則在晝日者爲是而在詰朝與嚮晦者爲非也
自其全一日而言則在晝日者固是而在詰朝嚮晦
者亦人之所不免者也是故黃老釋迦各專一時之
偏其過不可貸矣乃不知吾儒家聖人之大全則又
未嘗不兼有二家者也非故欲兼也亦猶全日之不
能外詰朝嚮晦者也何則吾儒者存心養性以盡己
與天地萬物之性此正脈不待言然使暴其氣則不
能也故無暴其氣則兼有黃老矣而聖人固不嫌有

黃老事也使不全歸則不可也故全生全歸則兼有
釋氏矣而聖人亦不嫌有釋氏事也此聖人之所以
爲公而全也故程伯子曰句句同處處合然而不同
則亦公私偏全毫釐之間耳然毫釐之差而千里之
繆由之是則同此心性而毫釐千里出焉則學者所
當早辨者也若徒分心爲釋分性爲儒吾恐心性終
不可分則儒釋終不可辨耳吾故曰辨儒釋者當辨
異于同而不當辨異于異乃爲明也然則今之祛異
端者惟辨異於同之中則彼且媿其異而無不服惟
示同于異之中則彼且迫其同而無不悔彼亦天下

之高朗人也苟有見焉則將曰公且全焉是無乏吾
事也吾又何必爲其私且偏而不爲公且全哉若是
則不但得其病原以治之而大阿之柄亦在吾儒不
在二家二家之歸也有日矣所謂修其本以勝之其
在此歟孟子曰歸斯受之嗟夫使孟子在今之日則
亦如是而已若曰駢拇物理以自別于釋氏如畫鬚
者之別于中常侍則徒自違其天矣嗟夫今之君子
蓋重辨異端之名而輕違其實知修其本之說而莫
識本之所底假令今果有孟子則吾言是矣使竟無
孟子又鮮不以予爲推儒入墨者而壁壘戈鋌反射

之矣予于今日也亦曷以辭

曰釋之家以三界惟心凡一身罪福果報以至天地
萬物之治與亂皆歸諸己老之家曰天地大爐造化
大治凡一身富貴貧賤吉凶壽夭以至天地萬物之
治與亂皆歸諸天是二家者之相反也孰則是曰斯
二者皆是也唯吾儒爲兼之吾儒不曰作善降祥作
不善降殃惠迪吉從逆凶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是
未嘗不歸諸己也不又曰死生有命富貴在天行止
非人之所能爲也是未嘗不歸諸天也故曰吾儒兼
之兼之者通之也不執一廢百也曰是亦可以見吾

聖人之公且全也曰然

曰今之儒者之語學獨喜援二家言者何也曰是亦
所謂不執一廢百也是故孔子問禮于聃比業于彭
孟子且不廢陽貨之言而況其他乎程伯子訓孟子
之勿正心曰動意則乖擬心則差非釋家語乎紫陽
夫子作調息箴曰守一處和千二百歲非老家語乎
且紫陽夫子既耄矣猶復較參同契其它文與詩至
于廣成之風屢歎息焉若程朱二夫子豈真從二氏
哉故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不以言廢人然則君子之
學莫病泥文尤莫病執跡彼執一廢百者則執跡之

爲害也是故君子慎無泥文執跡以達乎全全

胡子衡齊卷八

前明吉郡講學諸賢約分二派泰和羅整庵欽順廬

陵劉卧廬觀孫宜鉉鼎永豐羅一峰倫吉水羅東川

僑李谷平中永新尹洞麓臺安福王莘民尹皆篤守

程朱塗轍安福鄒東廓守益劉兩峰文敏王塘南時

槐劉調文元卿鄒南皋元標泰和歐陽南野德永豐

聶雙江豹吉水羅念庵洪先則私淑陽明者也正甫

初攻古文詞以太白東坡自負年二十六遇南野於

普覺寺聽講唯仁者能好人一章始折節事之三十

以後兼師念庵此衡齊九篇設為問答之詞力伸師

說文辭瑰瑋可謂青勝於藍惜刻本世不恆見明儒

學案只收十餘條且多割裂字句予家舊藏萬厯本
前有王弇州序尙完好因取以付梓並歷叙前輩學
派異同俾後人知所嚮往爲學而求聖人之道如入
王都但期必達而止其所從入之途各有遲速不必
紛紛聚訟也丁巳端午日胡思敬跋